

## 一、穆罕默德与启示

### 1. 启示降示的历史背景

《古兰经》把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统称为“蒙昧时代”，以示启示降示前后的区别。这个词在经文中共出现 4 次（3：154；5：50；33：33；48：26），都强调对“真正的宗教”无知，缺乏应有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态度。启示的教诲，是对阿拉伯人的民族制度和宗教习俗，特别是偶像崇拜的否定，并期望他们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归信伊斯兰教。因此，这个词是指没有天启、先知和宗教经典的那个历史时期。

事实上，在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人在总体上仍属于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社会艰苦的自然条件，制约着社会发展。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或半沙漠的干燥草原，只有西南一隅得天独厚，雨量充沛，适宜发展农业那一地区还盛产香料，又地处东西交通的要冲，成为印度洋至地中海的转运贸易中心。大约从公元前 8 世纪起，一些古代国家

相继兴起，并发展了沿着红海东岸北上的陆路交通，对北部的游牧部落产生重大影响。不过，这一地区在 6 世纪时被阿比西尼亚人征服，至穆罕默德时代已成为波斯萨珊帝国的一个边远行省。

在北部，大约从公元前 2 世纪起，沿沙漠外围先后建立过几个半文明的边境国家。而在内陆，除了少数绿洲和商站的定居部落外，游牧的贝杜因部落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游牧经济的生活方式，常常导致争夺水源、草场和牲畜的冲突，并酿成部落间的世代仇杀。连绵不绝的部落战争，就是“蒙昧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部落间的血族仇杀，极大地削弱了血缘联系，加速了氏族制度和部落宗教的解体，推动阿拉伯社会由部落到民族和国家的过渡。一些共同的宗教制度和社会习俗也随之形成。例如有关禁地和禁月的惯例，使阿拉伯人每年有 4 个月可以摆脱部落战争，去宗教圣地朝拜，同时从事贸易活动，不必担心劫掠和仇杀。在一些普遍承认的朝拜中心附近，还形成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各部落的诗人前去朗诵诗作，争取优胜。古典诗歌的主要贡献，在于确立超越部落方言的共同语言。《古兰经》所使用的“明白的阿拉伯语”，就是以这种民族语言为基础的，在某些方面仍带有这种口传文学语言的特征。后来穆斯林为了理解《古兰经》的语法和字义，还大量收集古典诗歌作为参考。

在这种变化中，获益最大的是麦加。麦加地处南往也门，北达叙利亚，东至波斯湾，西接红海和东非的商路交叉口上，又有一眼水源丰富的渗渗泉和一座古老的圣寺克尔白，自古以来就以圣地和商站著称。定居麦加的古来什部落以转运贸易为生。他们维护禁地和禁月的惯例，使朝觐克尔白和阿拉法特成为中西部普遍奉行的崇拜仪式。附近的乌卡兹还有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是最吸引人的文化和交易场所。通过以麦加为中心的宗教和商业活动，古来什部落不断扩大与游牧部落的经济联系，增加他们的影响和威望。到 6 世纪末，麦加已成为执掌西部地区转运贸易的商业重镇。

在宗教领域，阿拉伯人原有的部落宗教已濒于瓦解。到 6 世纪时，以麦加为中心出现了超越部落的地方神灵。其中最受崇拜的三女神：拉特、欧扎和麦那被称为“真主的女儿”。在克尔白有一位真正的偶像胡伯勒，是从叙利亚输入，用来替代原来受崇拜的那个神（阿尔-伊拉）。不过，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真主作为至上神的观念已被熟知，只是在宗教仪式和现实生活中尚未占有真正的主宰地位。此外，人们还信奉超自然的精灵，即精尼。解释预兆、占卜吉凶的巫士，言词锋利、知识渊博的诗人，都是精尼的代言人，所以他们的咒语或诗句，能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阿拉伯人中间已经出现了模糊的一神观念。一些人否定部落宗教和偶像崇拜，开始转向有关个人得救的宇宙神信仰，甚至向犹太人和基督徒请教，追求真正的一神信仰。《古兰经》称这些人为“哈尼夫”（真诚者）。他们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而是崇信正教者。他们信奉原始的一神教，即“易卜拉欣的宗教”。他们作为主张宗教变革的先驱，可以视为穆罕默德接受新的教义的媒介。

## 2. 穆罕默德的使命

穆罕默德出身于麦加古来什部落的哈希姆氏族。出生时，父亲阿卜杜拉已经亡故。6岁时丧母，相继由祖父阿卜杜·穆塔里布和伯父艾布·塔里布抚养。他自幼失学，替人放牧。传说在12岁时，随伯父参加一支商队前往叙利亚，归途中曾遇见基督教隐士贝希拉。这位隐士在他双肩间发现有先知的印记，嘱咐他的伯父要防范犹太人加害于他。成年以后，他要到氏族之外另谋生计。25岁时受雇于富孀赫蒂彻，替她经办商务。不久与赫蒂彻结婚，从此摆脱为人帮佣的贫寒窘境，有暇去思考长期郁结于心的种种问题。35岁时，他获得“艾敏（忠实可靠者）”的称号，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将近40岁时，

他常到麦加城北的希拉山洞静居隐修。据说，一天夜晚正当他精神恍惚之际，突然接到启示，命他作为族人的警告者，浩劫的预言者，担负制止现世罪恶的使命。开始，他只在至亲密友中传道。经过 3 年的酝酿和准备，他才公开宣告启示。早期的信徒以“年轻和贫弱”为显著特征，有麦加统治家族的失意子弟，中小氏族的重要成员，各氏族的释奴和奴隶。这些人深受社会经济条件和价值观念变化的困扰，或者出于自身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排挤，因而对于背弃传统美德，聚敛财富和垄断贸易的时尚极为不满。穆罕默德传达的启示，恰好向他们提供了对现实的说明。从早期经文看，启示的核心是死者复活和末日审判，没有强调真主独一，也没有谴责多神崇拜。但是，经文指责排斥近戚穷人、欺凌孤儿弱者、侵吞财产、唯利是图的行为，宣布末日审判是对个人道德行为的清算，而不考虑血缘和氏族。正是这些以真主名义发布的启示，直接或间接地抨击了麦加贵族的世俗观念，鲜明地触及麦加的社会现实，因此激起强烈反响。

早期经文强调，聚敛财富的欲望是麦加社会罪恶的渊藪，对财富的信赖导致道德沦丧。它教诲人们，要从信赖财富转为信赖创世的主，用追求来世的厚报代替对今生虚饰的贪恋。因此，信徒要对真主感恩，“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108：2）。部落宗

教的仪式是贵族特权的象征，新仪式是对这种特权的否定，因此，最初对于穆斯林的迫害也是针对礼拜仪式的。在教义上，礼拜培育社会平等的认同意识，并以教胞关系取代血缘关系。这对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播始终起着重大的作用。

对真主感恩还必须“奉行他所命令的事务”（80：23）早期经文强调的是“净化自己”，作为行为规范，就是“赈济贫民，敬畏真主”（92：5），“虔诚地施舍他的财产”（92：18）而不是“稍稍施舍就吝啬”（53：34）。这种道德诫命正是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社会下层和中小氏族支持的基础。这种“净化”后来演变为“法定施舍”即“天课”制度。

615年，穆罕默德公开谴责多神崇拜、强调真主独一后，麦加贵族对穆斯林的迫害日甚一日，有两批穆斯林先后迁往阿比西尼亚避难。麦加上层的反对似乎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经济原因。他们担心穆罕默德的活动会影响部落统一和贸易收益，至少会损害麦加作为集市和朝觐中心的地位。部落首领肯定预感到先知使命的政治含义，并意识到启示的道德诫命与他们的致富手段和价值观念的尖锐对立。对穆罕默德来说，早年的艰难身世和哈希姆氏族的衰微处境，使他对财富贵族和部落宗教持否定态度。因此，真主与偶像势不两立的信念，随着反对和迫害的升级，促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宗教革命。

617年，麦赫祖姆氏族首领艾布·贾赫勒组织全部落对哈希姆和穆塔里布两氏族实行“联合抵制”断绝商业往来和通婚。这时，虽有欧麦尔等重要人物入教，穆斯林的处境并无改善。赫蒂彻和艾布·塔里布去世后，穆罕默德失去了氏族的保护，不得不到部落之外谋求发展。他先在麦加周围的游牧部落中遭到拒绝，后又前往塔伊夫活动，被人驱逐。约在此时，穆罕默德经历了一次激奋的神秘主义体验，一夜之间从麦加到了耶路撒冷，“升天”后返回麦加。“登霄和夜游”或许是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预兆。

620年的朝觐季节，6名麦地那人接受了穆罕默德的教义。次年，12名麦地那人前来，大概就邀请穆斯林迁往麦地那达成初步协议。622年夏季，75名代表在夜晚与穆罕默德秘密会面，发誓服从和保护他。大约在3个月内，穆斯林分批迁往麦地那。最后，穆罕默德和艾布·伯克尔避开异教麦加人的防范，于9月24日抵达麦地那。17年后，这一年的阴历岁首（7月16日）被定为教历元年元旦，以志伊斯兰教新纪元的开始。

麦地那位于麦加西北约400公里，是个种植椰枣和谷物的绿洲。在那里，渴望掠夺致富的动机，使耕地毗邻、村舍相望的氏族日益频繁地发生冲突。仇杀和战争延续了50年。由于缺乏站在部落之上、具

有足够力量来制止冲突的权威，也没有一位超脱于敌对双方的强有力人物来进行仲裁并取得和解，双方无法摆脱眼前的灾难。这时，他们在穆罕默德及其教诲中，看到了一位具有宗教权威的阿拉伯领袖以及结束仇杀的希望。他们邀请穆罕默德，主要不是把他作为尚未定型的新宗教的先知，而是按照传统惯例解决部落争端的仲裁人。伊斯兰教对他们的效用，最初还不是作为一个新宗教，而是保障人身安全和恢复社会秩序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因此，到麦地那后，穆罕默德就有可能突破氏族制的外壳，以信仰为纽带建立一个完全新颖的社团（乌玛），以满足现实的社会需要。

穆罕默德与各氏族集团订立了一系列的协议，组成一份“麦地那社团章程”。章程宣布，乌玛是不同于其他部族的统一社团，开始还是一个由不同血缘和信仰的全体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组织。乌玛的首要目标是制止内部仇杀。在一切争执提交并服从真主及其使者仲裁的前提下，具有立法权的政治权威开始确立。同时，乌玛还取代氏族为每个成员担负偿付赎金和血金的义务，并尽量调整内部关系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乌玛的对外职能是对抗共同的敌人。章程宣布的敌人是麦加的古来什人。

穆罕默德在建立社团后，就开始对麦加的攻击。624年，他亲自率队伏击麦加的一支大型商队。商队

事先得到风声，改道返回了麦加。穆斯林在白德尔与麦加的援军遭遇，结果以少胜多，杀死了艾布·贾赫勒等麦加首领，缴获不少战利品和俘虏。这场小规模冲突，作为真主福祐的证明，使伊斯兰教赢得了麦地那人的信服，并为穆罕默德的权威奠定了基础。

按照阿拉伯人的惯例，袭击商队是一种正常的应急手段。通过劫掠战利品，麦加来的迁士可以摆脱对麦地那辅士的经济依赖，提高社团的实力和威望。但对麦加人来说，北上的商路是经济命脉。因此必然要竭尽全力来消除这一致命的威胁。625年，艾布·苏富扬率兵在伍侯德一役挫败穆斯林后撤兵。又经两年的准备，他组成一支万人联盟军前来决一胜负。穆罕默德下令在麦地那城北易受骑兵冲击处挖壕固守。联盟军围攻40天一无所获，终因粮草不足、人心涣散而溃退。麦加人从此失去进攻能力，主动权转到穆罕默德手中。

在麦地那内部，穆罕默德起初面临着许多困难。政治上持观望态度的“伪士”，一度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对他们始终采取安抚政策。后来由于伊斯兰教带来明显的利益而使他们转变态度。对于犹太部落，他曾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并承认他是《申命记》中预言的先知。为此他采用犹太人的一些习俗，例如遵奉中午的礼拜、以耶路撒冷为礼拜朝向和“阿木

拉”斋戒日。但犹太人极力否认他的先知身份，诋毁他的教义，导致穆罕默德与他们决裂。他改变礼拜朝向，规定莱麦丹月为斋月，确定易卜拉欣为克尔白创建人和朝觐发起人，从而给伊斯兰教涂抹上鲜明的阿拉伯民族色彩。在军事上，他抓住每次战役后的时机，对犹太部落各个击破，逐步消除了犹太人的威胁。到 627 年末，麦地那社团成为单一的穆斯林社团。

628 年春，穆罕默德获悉麦加有人主张妥协，就号召利用朝觐向麦加进发。由于结盟的游牧部落没有响应，他与古来什部落在侯代比叶订立休战协定。夏季，他挥师北征，攻陷犹太人的据点海巴尔绿洲。绿洲的土地仍由当地居民耕种，但须缴纳贡赋。630 年，一起偶然事件破坏了休战协定，穆罕默德乘机发兵克复麦加，下令捣毁所有偶像和祭坛，但赦免了麦加的居民。接着，他在侯乃尼击溃一支准备来犯的部落联盟军，穆斯林社团成了半岛最强大的军事力量。631 年他率军北征塔布克那里的基督教和犹太教部落望风归降，以缴纳贡纳换取保护。当年，半岛各地的阿拉伯部落纷纷前来归顺。朝觐时，他派艾布·伯克尔带队前往，随后又命阿里赶去宣布：4 个月后非穆斯林不得进入麦加，各部落若不信奉伊斯兰教，以前所订盟约均将废除。这一“禁朝”的命令毫无阻碍地得到遵奉，充分说明了伊斯

兰教的影响和威望。

632年穆罕默德亲临麦加参加第一次只有穆斯林前往的朝觐。他改革旧的宗教仪式，发表“辞朝”演说，宣告伊斯兰教的胜利。3个月后，他在麦地那因病辞世。

### 3. 先知与启示

《古兰经》以及穆斯林对它的理解，都与先知的经历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凡人，由于被真主拣选为向人类传递《古兰经》的使者，才开始执行先知的使命接受启示的体验，使他从麦加古来什部落的一个成员，转变成一名宗教改革家，最后不仅是阿拉伯民族的领袖，而且也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古兰经》宣布，启示是在赖买丹月中开始降示的（2：185），是在一个“高贵的夜间”（97：1），一个“吉祥的夜间”（44：3）开始的。据传述，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隐修时，一天夜间天使吉卜利里突然出现对他说：“穆罕默德，你是真主的使者。”然后命令他：“你宣读吧！”穆罕默德说：“我不会宣读。”或是“要我宣读什么？”吉卜利里3次紧紧抱住他，使他感到窒息如死。并再次命令他：“奉你的主的名义宣读吧！”于是，穆罕默德诵读了“血块”章的前

## 5 节经文：

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  
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  
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  
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这就是通常认为最初降示的启示。此后，除了有过短暂的间歇外，启示始终伴随着穆罕默德的宗教生涯。

启示是陆续降示的，因为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穆罕默德传道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由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变化，需要在不同时间向不同的人群宣读，答复不同的诘难和疑问，因此有的问题要反复宣讲，有的内容必须重申，题目会突然转移，经文多有重复。这种结构上的不完整，正是源于穆罕默德接受启示的那种感悟特性。在经文中，“不信道者曾说：‘怎么不把全部《古兰经》一次降示他呢？’我那样零零星星地降示它，以便我凭它来坚定你的心，我逐渐降示它”（25：32）。《古兰经》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断续性。穆斯林的传统解释是，全部《古兰经》是在“高贵的夜间”降示到最低的一层天上，然后才零零星星地传递给先知。虽然从整体看，启示的内容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但宣布

的节文都有其具体的原因和背景。不过，穆斯林认为，即便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降示的启示，作为律例和准则仍可视为教法的渊源和行为规范。

关于启示的降示过程，经文中讲得比较复杂。第53章说：“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 教授他的 是那强健的、有力的，故他达到全美。他在东方的最高处，然后他渐渐接近而降低，他相距两张弓的长度，或更近一些。他把他所应启示的启示他的仆人”（4—10），“他确已见他二次下降，在极境的酸枣树旁，那里有归宿的乐园”（13—15）。这里，穆罕默德似乎“见”到真主两次，因为他是真主的仆人，不可能是天使的仆人。但在别的经文中，否认人眼能直接见到真主（6：103），也否认人类能与真主直接交谈（42：51）。后来的经文说：“圣灵从你的主那里降示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16：102），“那忠实的精神把它降示在你的心上”（26：193）。穆罕默德认为，“圣灵”和“忠实的精神”就是传递启示的天使。“这确是一个尊贵的使者的言辞”，他确已看见那个天使在明显的天边”（81：19，23）。最后，麦地那晚期的经文说：“凡仇视吉卜利里的，都是因为他奉真主的命令把启示降在你的心上”（2：97）。由此，他确认启示的传递者是天使吉卜利里（哲卜利勒）。

经文中常用“韦赫伊”表示启示的降示，也用来表示“暗示”、“感悟”、“灵感”、“讽示”等意义，

后成为表示“启示”的专门术语。有人认为，它与另一个术语“坦齐勒”的区别是，前者是出现在穆罕默德思想中的非语词形式的观念，后者则是用声音和言辞降示的一种启示。对于启示的方式，经文说：“任何人也不配与真主对话，除非启示，或从帷幕的后面，或派一个使者，奉他的命令而启示他所欲启示的”（42：51）。在圣训中，穆罕默德说：“默示降临，有时如铃声，这对我最为困难，但困难一过，我便记住了默示。有时天使化作人形与我讲话，我便牢记他之所言。”一则传自阿以莎的圣训说：“默示降于圣人之初，始于真梦，圣人所梦犹如黎明时分的光辉。梦后，圣人喜欢独静。”她还说：“我曾见默示在严寒之日降临圣人，当哲卜利勒离开他时，圣人额头汗水流淌不已。”这显然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体验。

为了强调穆罕默德宣读的启示，与个人的欲望和能力无关，而完全出自真主的拣选，圣训说他既不会读也不能写。经文称他是“不识字的先知”（7：156-157）即“文盲（乌米）”。但在其他经文中，该词是指以前没有授予经典的人们。传统的观点针对不信道者的攻击，说明穆罕默德不可能从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或古人的神话中借用资料。经文常常以“你说”开始，说明这是复述天使传递的话。经文还直接提醒穆罕默德，启示是真主的言语：“你不

要摇动你的舌头，以便你仓卒地诵读它。集合它和诵读它，确是我的责任。当我诵读它的时候，你当静听我的诵读。然后解释它，也是我的责任。”

(75:16-19) 经文还多次指出，穆罕默德不是卜士、诗人或疯人，即使早期经文与有韵脚的散文（赛哲）有相似之处，也绝不是卜士和诗人的言辞。所有这些都强调穆罕默德不是《古兰经》的作者而是启示的宣读者。启示是真主的言辞，而哲卜利勒天使是传递者。

#### 4. 启示的记录

在启示颁降的初期，穆罕默德和穆斯林依靠背诵记忆和口耳相传来保存经文。他每次接到启示，总要传授给身边的圣门弟子，在礼拜时反复诵读，默记在心。未能亲耳听到启示宣读的穆斯林，则从别人的转述或礼拜场合熟习经文，背诵记忆。这符合当时的文化传统。古典诗歌、讲演及冗长的宗谱，都是通过诗人的吟诵和传诵人拉维的背诵而流传的。不过，有迹象表明，在麦加时期启示就开始有了文字记录。

考古资料证明，阿拉伯人的文字记录历史久远。除了古代南阿拉伯的铭文外，半岛西北部的列哈彦和赛莫德铭文，属于古代北阿拉伯人。最早的古典

阿拉伯语铭文，在叙利亚一座寺庙遗址的墙上留有 3 块石刻粗雕，属于 4 世纪初，而 4 块基督教的铭文则属于 6 世纪。在麦加，作为以贸易为生的商业城市，不可能没有商业的记载。《古兰经》提供了间接的证据。经文称审判日是清算日，届时将展开功过簿，恶人的记录是恶行簿，善人的记录是善行簿。平时有两个记录的天使，记录各人的言行。在麦地那，经文明确指示：“你们彼此间成立定期借贷的时候，你们应当写一张借券，请一个会写字的人，秉公代写代书人不得拒绝，当遵照真主所教他的方法而书写。”“无论债额多寡，不可厌烦，都要写在借券上，并写明偿还的日期”（2：282）。这样，麦加的习俗传入麦地那。据说，白德尔战役后，一些麦加俘虏就是以教授麦地那人写字来赎身的。

在艾布·伯克尔任哈里发时期（632—634）宰德·本·撒比特首次收集经文，不仅有“人们心中”记忆的，还有记录在皮张、木片、石板、枣椰叶肋、肩胛骨上的经文。不过，从经文中看，可能还有其他记录的材料。“展开的皮纸”（52：3）是指羊皮纸。“一部写在纸上的经典”（6：7），“抄录在一些散纸上”（6：91），提到的是纸草，而多处提到的“册页”（80：13；90：2），则是经书的一部分。这些材料是否用于记录启示，经文没有说明。在麦加人攻击启示是穆罕默德“使人抄录下来”的古代

神话时 经文回答说：“假若用大地上所有的树来制成笔，用海水作墨汁，再加上七海的墨汁，终不能写尽真主的言语”（31：27）。这里明确提到笔和墨汁两种记录的工具，而且在最早的启示中，就提到真主“曾教人用笔写字”（96：4）。

可以想见，启示最初的记录是有缺点的，需要诵读才能确定意义。诵读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仍是传授经文的主要方法。但是，能背诵大部分经文的人总是少数，要防止遗忘或读错，记录还是必要的。据说，欧麦尔是在他妹夫家读了“塔哈章”的经卷后，才信奉伊斯兰教的。这说明，在麦加中期，启示就有了记录。迁徙麦地那后，穆罕默德身边有几名书记，如宰德·本·撒比特、伊本·麦斯欧德、乌拜伊·本·凯尔卜、奥斯曼、伊本·艾比·赛尔赫等，专门负责记录启示。他接到新的启示后，就口授他们，并和诵读时一样，指示他们这几节应记录在某章的某节之后。在麦地那降示的有关立法的启示，据说是当场记录的。在礼拜时，或在其他场合，他常常当众诵读一章或数章经文，这些都是圣门弟子听熟了的某些章的内容，各节的顺序，可能是按照他的指示编排的，或者通过多次诵读而定型的。因此，在穆罕默德生前，一些以章为单位的启示记录可能已经存在。

尽管如此，一些早期的或孤立的启示还分散保